金史/卷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一 ◄

金史
卷八十二　列傳第二十

► 卷八十三

郭藥師子: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盞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三合 移剌溫 蕭仲恭子: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光英 元壽 矧思阿補 廣陽

列傳第二十 ○郭藥師子: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盞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三合 移剌溫 蕭仲恭子: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光英 元壽 矧思阿補 廣陽

郭藥師

郭藥師，渤海鐵州人也。遼國募遼東人為兵，使報怨於女直，號曰「怨軍」，藥師為其渠帥。斡魯古攻顯州，敗藥師於城下。遼帝亡保天德，耶律捏里自立，改「怨軍」為「常勝軍」，擢藥師諸衛上將軍。捏里死，其妻蕭妃稱制，藥師以涿、易二州歸於宋。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，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，皆入城。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。藥師大敗，失馬步走，逾城以免。宋人猶厚賞之。

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，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。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，函其首以與宗望，藥師深尤宋人，而無自固之志矣。宗望軍至三河，藥師等拒戰于白河。兵敗，藥師乃降。宗望遂取燕山。太宗以藥師為燕京留守，給以金牌，賜姓完顏氏。從宗望伐宋，凡宋事虛實，藥師盡知之。宗望能以懸軍深入，駐兵汴城下，約質納幣，割

地全勝以歸者，藥師能測宋人之情，中其肯綮故也。及兩鎮不受約束，命諸將討之，藥師破順安軍營，殺三千餘人。海陵即位，詔賜諸姓者皆複本姓，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。

子 安國

郭安國，藥師子也。累遷奉國上將軍、南京副留守。貞元三年，南京大內火，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钅 求、同知安武軍節度事王全按問失火狀。留守馮長寧、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百，除名。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，削三官。火起處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浚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斬。諭之曰：「朕非以宮闕壯麗也。自即位以來，欲巡省河南，汝等不知防慎，致外方奸細，燒延殆盡。本欲處爾等死罪，特以舊人寬貸之。押宿人兵法當處死，疑此輩容隱奸細，故皆斬也。」

安國性輕躁，本無方略。海陵將伐宋，以安國將家子，擢拜兵部尚書，改刑部尚書。軍興，領武捷軍都總管，與武勝、武平軍為前鋒。海陵授諸將方略，安國前奏曰：「趙構聞王師至，其勢必逃竄。臣等不以遠近，追之獲而後已，但置之何地？」海陵大喜曰：「卿言是也。得構即置之寺觀，嚴兵守之。」及聞世宗即位，海陵謀北還，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，以完顏元宜為都統制，安國副之。及海陵遇弒，眾惡安國所為，與李通輩皆殺之。

贊曰：郭藥師者，遼之餘孽，宋之厲階，金之功臣也。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，如是其不侔也。魏公叔痤勸其君殺衛鞅，豈無所見歟！

耶律塗山

耶律塗山，系出遙輦氏，在遼世為顯族。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、遙里相溫。遼帝奔天德，塗山以所部降，宗翰承制授尚書，為西北路招討使。宗翰伐宋，塗山率本部為先鋒。至汾州，遇宋將折家軍，請濟師並力破之。從攻太原、隆德府，從入汴，克洛陽。及從婁室平陝右。天會七年，授太子少保。十年，遷尚書左僕射。致仕，卒，年九十一。正隆例贈特進、郜國公。

烏延胡里改

烏延胡里改，曷懶路星顯水人也。後授愛也窟謀克，因家焉。從閻母圍平州，有功。

及伐宋，圍汴，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，胡里改先馳擊敗之，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。天會五年，攻宗城縣，敵棄城走恩州，胡里改追殺千餘人，獲車四百兩。帥府賞牛三十頭、馬一匹。七年，討泰山群盜，平之，毀其營柵。兗州群寇三千餘保據山險，胡里改複破之。賞牛二十二頭、馬四匹。八年，攻盧州，至柘皋鎮，胡里改領甲士三十為前鋒，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錡者七人。複以先鋒軍攻和州，比至含山縣五里，獲甲士二人，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。胡里改伏其軍，遂獲姚觀察。帥府賞馬二匹。九年，定陜右，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，敗之，生擒甲士一人，盡得敵之虛實。又從蒲魯渾徇地熙秦，敗敵兵二千于秦州，賞馬一匹。宋人屯襄陽府，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。宋兵三千已渡江，方營壁壘，乘其未就，突戰破之。梁王宗弼複河南，將攻陳州，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。至蔡州西，遇兵八十餘，戰敗之，獲南頓縣令。及攻陳州，夜將四更，忽聞敵開門潰走，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追及之，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，大敗之。皇統二年，遷定遠大將軍。八年，授臨洮少尹，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。九年，改同知京兆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。天德改同知平陽尹，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。貞元三年，改同知曷懶路總管。大定四年，授胡里改節度使。七年，改歸德軍節度使。十年，移鎮顯德。卒官，年六十九。十九年，詔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將軍，世襲本路婆朵火河謀克。

烏延吾里補

烏延吾里補，曷懶路禪嶺人也。徙大名路。天會中，從其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。撻懶以事赴闕，以達吉補自隨。吾里補領其父謀克，從大軍攻滄州。方夷濠隍，城中兵來拒，吾里補以本部擊卻之。王師下青州，力戰有功，獲馬百匹以獻，降獲賊黨甚眾。青州戍將覿吉補以萊州兵眾，請濟于帥府。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。遂降其四營，拔其一營，得戶四千。又敗賊兵五萬於恩州，攻破其營，降戶五萬，獲牛畜萬餘。將至臨清縣，遇敵兵三千，又敗之，俘獲甚眾，生擒賊首以獻。帥府嘉其功，以奴婢百、牛三十賞之。時覿吉補敗於恩州之境，吾里補複以兵四千往救之，破敵萬餘。宋兵十萬在單父間，總管宗室移剌屋選步卒一萬、騎兵四千往討之。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，遇敵先登，力戰有功。大軍經略密州，吾里補將兵二千為前鋒，遇敵萬人于高密，遂敗其眾，追至城下，殺戮殆盡，獲馬牛三千餘。吾里補與孛太欲敗賊王義軍十余萬于州南。是夜，賊兵數千來襲營，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。後從大軍攻楚、揚、通、泰等州。天眷二年，襲其父世襲猛安，授甯遠大將軍。皇統七年，益以親管謀克。天德三年，除同知歸德尹。正隆初，為唐古部族節度使。大定二年，為保大軍節度使。是歲改鎮通遠。是時，宋軍十萬餘入河、隴，據險要，攻郡邑。元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。詔益兵七千，遣

吾里補與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，以備任使。進階龍虎衛上將軍。卒於軍中。

蕭恭

蕭恭，字敬之，乃烈奚王之後也。父翊，天輔間歸朝，從攻興中，遂以為興中尹。師還，以恭為質子。宗望伐宋，翊當領建、興、成、川、懿五州兵為萬戶，軍帥以恭材勇，使代其父行，時年二十三。至中山，宋兵出戰，恭先以所部擊敗之。經山東，及渡淮，襲康王，皆在軍中。師還，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，奚人之屯濱、棣間者皆隸焉。改棣州防禦使。皇統間，改同知橫海軍節度使。丁父憂，起複為太原少尹。用廉，遷同知中京留守事。累遷兵部侍郎，授世襲謀克。坐問禁中起居狀，決杖，奪一官。貞元二年，為同知大興尹。歲餘，遷兵部尚書，為宋國生日使。以母憂去官，起複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。正隆四年，遷光祿大夫，複為兵部尚書。是歲，經畫夏國邊界，還過臨潼，失所佩金牌。至太原，憂恚成疾。時已具其事驛聞於朝，海陵複命給之，仍遣諭恭曰：「汝失信牌，亦猶不謹。朕方俟汝，欲有委使，乃稱疾耶？必以去日身佩信牌，歸則無以為辭，欲朕先知耳。」使至，恭已疾篤，稽顙受命，俄頃而卒。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，乃戒府官使善護之。至保州，已聞訃矣，海陵深悼惜之。命九哥護喪以還，所過州府設奠。喪至都，命百官致祭。親臨奠，賻贈甚厚，並賜廄馬一。謂九哥曰：「爾父銜命，卒於道途，甚可悼惜。朕乘此馬十年，今賜汝父，可常控至柩前。既葬，汝則乘之。」

完顏習不主

完顏習不主，年十六，從伐宋，攻下懷仁縣，功居最。從睿宗經略陝西，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，遇盜三千，擊敗之。又破賊四千，生擒其將帥。出隴州，以兵四百敗敵數千。宋兵七千來取鞏州，複擊走之。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眾三萬，白塔口遇敵五千，複敗之。別降定遠等寨。皇統二年，授同知臨洮尹，以憂去官。未期，以舊職起複，改孟州防禦使，遷臨洮尹。複以罪罷。正隆三年，起為京兆尹，改河南尹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紇石烈胡剌

紇石烈胡剌，晦發川唵敦河人，徙西北路。識契丹字，為帥府小吏。梁王宗弼複陝西，久不通問。睿宗在燕京，遣胡剌往候之。是時，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，使胡剌視彼中地形，修道築城。天會十二年，往濱州密訪南邊事體，及觀劉豫治齊狀，盡得其虛實。

睿宗甚嘉之。皇統初，從宗弼渡淮，及下廬、和二州，大破張浚、韓世忠等軍。遣胡剌馳奏，賞以金盂、重彩五端、絹五匹。七年，授同知景州軍州事，以廉，加忠武校尉。天德初，以監察禦史分司行台，曆同知濟州防禦使事，入為監察禦史。秩滿再任。大定二年，遷刑部員外郎，與御史大夫白彥敬往西北部族市馬。累轉泗州防禦使，三遷蒲與路節度使，移甯昌軍，卒。

耶律恕

耶律恕，字忠厚，本名耨里，遼橫帳秦王之族也。為人謹願有志，喜讀書，通契丹大小字。與耶律高八來歸。婁室問高八曰：「與爾同來者，誰可任用治軍旅事？」高八封曰：「耨里可。」婁室與宗翰伐宋，恕隸前鋒，取和尚原，攻仙人關，特為睿宗所知，再除太原、真定少尹。撒離喝辟署陝西參謀，委以軍務，遷行台兵部侍郎，再遷尚書左司郎中。海陵為平章政事，謂恕曰：「君亦有黨乎？」恕正色曰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不以其道得之，非恕之志也，何朋黨之有！」海陵徐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久之，為沁南軍節度使，遷行台工部尚書。行台罷，改安國軍節度使，為參知政事。以疾求解，為興中尹，入為太子少保。正隆元年致仕。封廣平郡王。薨，年六十九。二年，例贈銀青光祿大夫。

郭企忠

郭企忠，字元弼，唐汾陽王子儀之後。郭氏自子儀至承勳，皆節鎮北方。唐季，承勳入於遼，子孫繼為天德軍節度使，至昌金降為副使。企忠幼孤，事母孝謹。年十三，居母喪，哀毀如成人。服除，襲父官，加左散騎常侍。天輔中，大軍至雲中，遣耶律坦招撫諸部。企忠來降。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，徙所部居於韓州。及見太祖，問知其家世，禮遇優厚，以白鷹賜之。天會三年，伐宋，領西南諸部番、漢軍兵，為猛安，從破雁門，屯兵，加桂州管內觀察留後，鎮代州。明年，賊楊麻胡等聚眾數千於五台，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討平之。遷知汾州事。是時汾州初下，居民多為軍士掠去，城邑蕭然。企忠詣帥府力請，願聽其親舊贖還。帥府從之。未幾，完實如故。石州賊閻先生眾數萬至城下，僚屬慮有內變，請為備。企忠曰：「吾於汾人有德，保無他。」乃率吏民城守。會援至，合擊，破之。六年，改靜江軍節度留後，遷天德軍節度使、汴京步軍都指揮使，累遷金吾衛上將軍。秩滿，權沁州刺史。到官歲餘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烏孫訛論

烏孫訛論，善騎射，襲父撒改謀克，從蒙刮攻東京及廣寧，擊北京山賊，皆有功。蕭霸哲來攻恩州，訛論以六十騎偵之。逮夜，遇敵數百騎，掩擊之，生獲三人，知霸哲眾九萬且至，故蒙刮得以為備，遂破霸哲。宗望伐宋，已至汴，訛論破尉氏、中牟援兵，取其城。久之，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滄州西。明年，再伐宋。蒙刮戍開州，訛論以騎四百守河，複敗千餘人，斬首七百餘。宗弼渡淮，阿里先具舟于江上，聞王善兵扼其前。宗弼使訛論濟師敗王善於和州北。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，訛論帥二千人直前敗之。宗弼遂渡江至江寧。十五年，沂州竇防禦叛。訛論敗之，獲竇防禦。錄前後功，授猛安，加昭武大將軍。宗弼再取河南，訛論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東。以功受賞，不可勝計。天德二年，除唐州刺史，移淄州，遷石壘部族節度使。行至北京，病卒。

顏盞門都

顏盞門都，隆州帕里幹山人也。身長，美須髯。天會間，從其兄羊艾在軍中。方取汴京，其兄戰歿，遂擐甲代其兄充軍。睿宗定陝右，以門都為蒲輦，隸監軍杲親管萬戶，攻饒風關。至坊州，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，遣門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。及還，備得地形險厄，賞銀五十兩。其後樑王宗弼駐軍山東，遣人詣陝西，特召門都至。令齎廢齊及安撫百姓詔書，往諭監軍宗室杲。門都既還，宗弼賞以良馬銀絹。事畢，複遣從杲。天眷初，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偽邀杲至私署，以獻甲為名，遂以兵劫執而去。門都突出，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撻懶，同率兵追及，首出與戰，杲由此得脫，以功遷明威將軍。複從杲招複陝西，進至鳳翔。齊國初廢，諸路多反復不一。杲授門都牌劄，令往撫定。門都所至，多張甲兵，從者安之，違者討之，帖然無複叛者，杲甚嘉之。皇統初，遷廣威將軍。四年，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，改知保安軍事。天德三年，為丹州刺史兼知軍事。正隆初，為甯州刺史。大定初，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、隴，元帥府承制以門都為勇烈軍都總管，領軍討之。宋人保據德順。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剌，會宗室璋，議征討之策。璋及閘都曰：「須都監親至，敵必退矣。」合喜領軍四萬來赴，遂複德順州。明年，秦、隴平，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，授通遠軍節度使。五年，改慶陽尹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，卒于官。十九年，錄功，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，授武功將軍。

門都性忠厚謹慤，安置營壁，尤能慎密。有敵忽來，雖矢石至前，泰然自若，乃號令士卒如平時，由是人益安附，而功易成焉。

僕散渾坦

僕散渾坦，蒲與路挾懣人也。身長七尺，勇健有力，善騎射。年十六，從其父胡沒速征伐。初授修武校尉，為宗弼紮也。天眷二年，與宋岳飛相拒。渾坦領六十騎，深入覘伺，至鄢陵，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，多所俘獲。皇統九年，除慈州刺史，再遷利涉軍節度使，授世襲濟州和術海鸞猛安涉里斡設謀克。貞元初，以憂去官。起復舊職，曆泰寧、永定軍，改咸平尹。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，召渾坦至南京。既見，沈思久之，謂之曰：「汝有功舊，不因忽土得官，以此致罪，甚可矜憫。」遂釋之。改興平軍節度使。世宗即位，以為廣甯尹。窩斡反，為行軍都統，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翼，敗窩斡於長濼。改臨潢尹。賊平，賜金帛。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。徙顯德軍、慶陽尹。致仕。大定十二年，上思舊功，起為利涉軍節度使，複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渾坦曆一十七官，未嘗為佐貳。性沈厚有識，雖未嘗學問，明於聽斷，所至有治聲雲。

鄭建充

鄭建充，字仲實，其先京兆人，占籍鄜州。仕宋，累官知延安府事。天會七年來降，仍知延安府，屯兵三千。宋劉光烈兵八萬來攻建充，相距四十餘日。攻益急，建充遣人會斜喝軍，夾擊破之，俘其裨將賀貴。遷節制司統制軍馬。改京兆府路兵馬都監。敗宋曲端于彭原。高昌宗據延安，為宋守，建充擊之，盡複城邑。複知延安軍府事。齊國建，累遷博州團練使，知寧州。齊國廢，朝廷以地賜宋，為宋環慶路經略安撫副使，仍知寧州。天眷複取陝西，仍以為經略安撫使，知慶陽。從破甘穀城，改平涼尹。是時營建南京宮室，大發河東、陝西材木，浮河而下，經砥柱之險，筏工多沉溺，有司不敢以聞，乃誣以逃亡，錮其家。建充白其事，請至砥柱解筏，順流散下，令善遊者下流接出之，而錮者得釋。正隆軍興，括筋角造軍器，百姓往往椎牛取之，或生拔取其角，牛有泣下者。建充白其事於朝。

建充性剛暴，常畜獦犬十數，奴僕有罪既笞，已複噉犬齧之，骨肉都盡。雖謙遜下士，于敵己上一無所屈。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，輒置之坐下，或即毀裂，由是在位者銜之。軍胥李換竊用公帑，自度不得免，乃誣建充藏甲欲反，更再鞫，皆無狀。方奏上，攝事者素與建充有隙，恐其得釋，使吏持文書紿建充曰：「朝省有命，奈何？」建充曰：

「惟汝所為。」是夜，死於獄中。長子訴亦死焉。

烏古論三合

烏古論三合，曷懶路愛也窟河人，後徙真定。睿宗為右副元帥，聞三合勇略，選充紮也。後從宗弼征伐，補曲院都監。未幾，從伐宋。與宋兵遇於潁州，三合先登破之。皇統元年，領漢軍千戶，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。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，再遷太子少詹事。大定六年，改洺州防禦使。上曰：「卿昔事睿宗，積勞苦。逮事朕，輔佐太子，宣力多矣。今典名郡，所以勞卿也。」遷永定軍節度使，曆臨潢、鳳翔尹，陝西路統軍使，東平尹。節制州郡，躬行儉約，政先寬簡，邊庭久寧，人民獲安。召為簽書樞密院事。卒。

十八年，世宗追錄三合舊勞，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，階武功將軍。

移剌溫

移剌溫本名阿撒，遼橫帳人，工契丹小字。睿宗為左副元帥伐宋，溫從大扑渡江，辟江寧府都巡檢。江甯、太平初下，宋遣諜人扇構百姓，應者數萬人。溫擒其諜者，遂不敢竊發。宗弼嘉之，賜銀千兩、重彩百端、絹二百匹。宗弼每出征伐，未嘗不在行間。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。會宗弼巡邊，溫從軍，不之官。宗弼入朝，熙宗宴群臣，宗弼欲有奏請，已被酒失次，溫掖而出宮。明日，熙宗謂宗弼曰：「阿撒事叔甚謹，不可去左右。」由是宗弼益親信之。嘗謂女婿紇石烈志寧曰：「汝可效阿撒之為人也，可以幾古人矣。」未幾，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，累遷左諫議大夫兼修起居注。正隆伐宋，以本官為濟州路行軍萬戶，從至揚州。軍還，除同知宣徽院事。世宗禦饌不適口，召溫嘗之。奏曰：「味非不美也，蓋南北邊事未息，聖慮有所在耳。」上意遂釋。曆永定、震武、崇義節度使，移臨海軍。州治近水，秋雨，水潦暴至城下，城頗決，百姓惶駭，不知所為。溫躬督役夫繕完之，雖臨不測，無所避。僚屬或止溫，溫曰：「為政疵癘，水泛溢為災，守臣之罪。當以此身為百姓謝，雖死不恨。」移鎮武定，歲旱且蝗，溫割指，以血瀝酒中，禱而酹之。既而雨沾足，有群鴉啄蝗且盡，由是歲熟，人以為至誠之感雲。以老致仕，卒。

贊曰：軍旅之事，鋒鏑在前，不計其死。耳屬金鼓，目屬旌旗，心屬號令，此行列之任也。自收國用兵，至於大定和宋以前，用命之士，雖細必錄，所以明功也。

蕭仲恭

蕭仲恭，本名術里者。祖撻不也，仕遼為樞密使，守司徒，封蘭陵郡王。父特末，為中書令，守司空，尚主。仲恭性恭謹，動有禮節，能被甲超橐駝。遼故事，宗戚子弟別為一班，號「孩兒班」，仲恭嘗為班使，曆宮使、本班詳穩。遼帝西奔天德，仲恭為護衛太保，兼領軍事。至霍里底泊，大軍奄至，倉卒走。仲恭母馬乏，不能進，謂仲恭兄弟曰：「汝等盡節國家，無以我為也。」仲恭母，遼道宗季女也。遼主傷之，命弟仲宣留侍其母。仲恭從而西。時大雪，寒甚，遼主乏食，仲恭進衣並進乾糒。遼主困，仲恭伏冰雪中，遼主藉之以憩。凡六日，乃至天德，始得食。後與遼主俱獲，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，特加禮待。天會四年，仲恭使宋。且還，宋人意仲恭、耶律餘睹皆有亡國之戚，而餘睹為監軍，有兵權，可誘而用之，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餘睹，使為內應。仲恭素忠信，無反覆志，但恐宋人留不遣，遂陽許。還見宗望，即以蠟丸書獻之。宗望察仲恭無他，薄罰之。於是再舉伐宋，執二帝以歸。累遷右宣徽使，改都點檢。宗磐與宗幹爭辯于熙宗前，宗磐拔刀向宗幹，仲恭呵之乃止。既而宗磐以反罪誅，仲恭衛禁有備，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遷尚書右丞。皇統初，封蘭陵郡王，授世襲猛安，進拜平章政事，同監修國史，封濟王。詔葬遼豫王于廣甯，仲恭請往會葬，熙宗義而許之。改行台左丞相。居無何，入為尚書右丞相，拜太傅，領三省事，封曹王。天德二年，封越國王，除燕京留守。海陵親為書，以玉山子賜之。是歲，薨，年六十一。謚貞簡。正隆例降王爵，改儀同三司、鄭國公。子拱。

子 拱

拱本名迪輦阿不，初為蘭子山猛安。海陵為宰相，徵取人譽，薦大臣子以為達官，遂以拱為禮部侍郎。耶律彌勒，拱妻女弟也，海陵將納為妃，使拱自汴取之。還過燕，是時仲恭為燕京留守，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，竊憂之，曰：「上多猜嫌，拱其及禍矣。」拱去不數日，仲恭卒。拱至上京，聞訃，以本官起複，佩信牌，往燕京治葬事。未行，彌勒入宮，果如仲恭所相度，即遣出宮。夜半召拱至禁中，詰問無狀。海陵終疑之，乃罷拱禮部侍郎，奪其信牌。拱待命，逾年不報，歸蘭子山治猛安事。是時，蕭恭、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，拱至蘭子山，與客會語及之。有阿納與拱有隙，乃誣拱言張九無罪被誅，語涉怨謗。海陵遣使鞫之，戒使者曰：「此子狂妄，宜有此語，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。」使者不復問拱，但榜掠其左驗，使如告語證之，拱遂見殺。

蕭仲宣

仲宣，本名野里補，仲恭母弟。聰敏好學，沉厚少言。五歲，遙授郡刺史，累加太子少師，為本班詳穩。從天祚西，為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。至石輦鐸，遼主留仲宣侍母，遂與其母皆見獲。太宗嘉之，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，命權宣徽使，從睿宗伐康王。師還，家居者久之。皇統二年，特授鎮國上將軍，曆順義、永定、昭義、武甯四鎮節度使。為政平易，小吏不敢為奸。賄賂禁絕，奴婢入郡，人莫識其面。朔、潞百姓皆為立祠刻石頌之。正隆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高松

高松，本名檀朵，澄州析木人。年十九，從軍為蒲輦，有力善戰，宗弼聞其名，召置左右，從破汴京及和尚原，累官咸平總管府判官。世宗即位，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。兵部尚書可喜謀反，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：「我與萬戶高松謀之，必從我矣。」眾曰：「若得此軍，舉事易矣。」老僧往見松，說松曰：「君有功舊人，至今不得大官，何也？」松曰：「我一縣令也，每念聖恩，累世不能報，尚敢有望乎！」老僧遂不敢言。可喜、布輝、阿瑣知事不可成，遂上變，共捕斡論赴有司。松從征窩斡，以功遷咸平少尹，四遷崇義軍節度使。卒，年七十四。

贊曰：忠信行己，豈不大哉！蕭仲恭盡心故主，而富貴福澤向之，與宗室舊臣等矣。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，高松誼遏李老僧而社稷安，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。

海陵諸子

海陵後徒單氏生太子光英，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，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，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。

光英

光英本名阿魯補，徒單後所生。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襲慶多男，故又名曰趙六。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，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張氏嘗為光英保母，於是贈璋銀青光祿大夫，賜宗正方錢千萬。

天德四年二月，立光英為皇太子。是月，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，盡召國初嘗從太祖破甯江州有功者，得百七十六人，並加宣武將軍，賜酒帛。其中有忽里罕者，解其衣進光英曰：「臣今年百歲矣，有子十人。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。」海陵使光英受其衣，海陵即以所服並佩刀賜忽里罕，答其厚意。後以「英」字與「鷹隼」字聲相近，改「鷹坊」為「馴鷙坊」。國號有「英國」又有「應國」，遂改「英國」為「壽國」，「應國」為「杞國」。宋亦改「光州」為「蔣州」，「光山縣」為「期思縣」，「光化軍」為「通化軍」雲。

太醫院保全郎李中、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醫藥侍光英，李中超換宣武將軍、太子左衛副率，薛遵義丁憂，起複宣武將軍、太子右衛副率。光英繈褓時，養于宗正方家，其後養于永甯宮及徒單斜也家。貞元元年，詔朝官，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，居於東宮。

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光英生日，宴百官于神龍殿，賜京師大酺一日。四年八月，光英射鴉，獲之。海陵大喜，命薦原廟，賜光英馬一匹，黃金三斤，班賜從者有差。正隆六年，海陵行幸南京，次安肅州。光英獲二兔，遣使薦于山陵。居數日，複獲麅兔，從官皆稱賀。賜光英名馬弓矢，複遣使薦于山陵。六月，海陵至南京，群臣迎謁，海陵與徒單後、光英共載而入。

海陵嘗言：「俟太子年十八，以天下付之。朕當日游宴于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。」光英頗警悟，海陵謂侍臣曰：「上智不學而能，中性未有不由學而成者。太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，使輔導之，庶知古今，防過失。詩文小技，何必作耶。至於騎射之事，亦不可不習，恐其懦柔也。」及將親征，後與光英挽衣號慟，海陵亦泣下曰：「吾行歸矣。」

後誦《孝經》。一日，忽謂人曰：「《經》言三千之罪，莫大于不孝，何為不孝？」對者曰：「今民家子博弈飲酒，不養父母，皆不孝也。」光英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此豈足為不孝耶！」蓋指言海陵弒母事。

及伐宋，光英居守，以陀滿訛里也為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，以衛護之。完顏元宜軍變，海陵遇害，都督府移文訛里也，殺光英於汴京，死時年十二。後與海陵俱葬于大房山諸王墓次。

訛里也，咸平路窟吐忽河人，襲其父忽土猛安。除邳州刺史，三遷昌武軍節度使、

歸德尹、南京留守、河南路統軍使、太子少師。大定二年，遷元帥右都監。宋人陷陳、蔡，訛里也師久無功，已而兵敗于宋，解職。俄起為京兆尹。世宗謂之曰：「卿為河南統軍，門多私謁，百姓惡之。其後經略陳、蔡，不惟無功，且複致敗。以汝舊勞，故複用汝。京兆地近南邊，宜善理之。」大定三年，卒。

元壽

元壽，天德元年封崇王。三年，薨。

矧思阿補

矧思阿補，正隆元年四月生。小底東勝家保養之，賜東勝錢千萬，仍為起第。五月已酉，彌月，封其母唐括氏為柔妃，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，人錢二百。二年，矧思阿補生日，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、太子光英幸東勝家。三年正月五日，矧思阿補薨。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、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，杖東勝一百，除名。明日，追封矧思阿補為宿王，葬大房山。

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，因與同直者相語，伯雄曰：「宿王之死，蓋養于宮外，供護雖謹，不若父母膝下。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。」或以此言告海陵。海陵大怒，謂伯雄曰：「爾臣子也，君父所為，豈得言風俗。宮禁中事，豈爾當言。朕或體中不佳，間不視朝，只是少得人幾拜耳。而庶事皆奏決便殿，縱有死刑不即論決，蓋使囚者得緩其死。至於除授宣敕雖複稽緩，有何利害。朕每當閒暇，頗閱教坊聲樂，聊以自娛。《書》雲：'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'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。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，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。外間敢有竊議者乎。爾諫官也，有可言之事，當公言之。言而不從，朕之非也。而乃私議，可乎？」伯雄對曰：「陛下至德明聖，固無竊議者。愚臣失言，罪當萬死，惟陛下哀憐。」海陵曰：「本欲殺汝，今只杖汝二百。」既決杖至四十，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：「以爾藩邸有舊，今特釋之。」

廣陽

滕王廣陽，母南氏，本大抃家婢，隨元妃大氏入宮，海陵幸之，及有娠，即命為殿直。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，生廣陽。十月滿月，海陵分施在京貧民，凡用錢千貫。三

年二月，封南氏為才人。七月，封廣陽為滕王。九月，薨。

贊曰：海陵伐宋，光英居守，使陀滿訛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，計至悉也，豈料死其手乎。荀首有言：「不以人子，吾子其可得耶？」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，而獨己子之謀安，不可得矣。